

纪念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

湖北省专业剧团创作节目会演

小戏曲艺选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湖北省专业剧团创作节目会演

小戏曲艺选

会演办公室编

湖北省专业剧团创作节目会演

小 戏 曲 艺 选

会演办公室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6月第1版

197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6 • 629 每册 0.22 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革命文化，对于人民大众，是革命的有力武器。革命文化，在革命前，是革命的思想准备；在革命中，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。

编者的话

为了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，今年三月，我省举行了全省专业剧团创作节目会演，共演出大中小节目一百个，题材丰富，形式多样，主题鲜明，内容革命，生动地展示了我省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大好形势。我们从会演节目中，选编了这本集子，共收入曲艺节目五个，小戏剧三个，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工农兵群众演唱需要，并广泛征求意见，进一步修改。

在编此集子过程中，得到有关部门、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，我们在此表示感谢。

目 录

一颗螺丝钉(方言韵白小话剧)

.....沙市热电厂文艺宣传队(1)

换种(小话剧).....宜昌地区《换种》创作组(15)

追报表(小歌剧).....湖北省歌舞剧团创作(28)

送胶鞋(湖北渔鼓).....黄文宣 沈群文(68)

丰收场上(湖北大鼓).....黄陂县长堰公社 彭锡坤
黄陂县文艺宣传队 改 写(90)

军民桥(湖北道情).....黄陂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(95)

一个皮带盘(坠子).....省专业剧团创作节目会演
襄阳代表团供稿(113)

红色邮递员(湖北评书).....黄文宣(121)

一颗螺丝钉

(方言韵白小话剧)

沙市热电厂文艺宣传队

时间：一九七一年初夏的一天下午

地点：某发电厂

人物：王洪启：男，退休老工人，原检修班班长，共产党员。

张班长：男，检修班班长，共产党员。

小李：男，检修班新工人。

〔幕启，张班长上。〕

张：（向内喊）小赵！（内答：噢！）通知全班新工人四点钟到会议室开会！（内答：好，晓得了！）（向观众）今天我们车间开的这个会，是要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，批判“浪费有理”的谬论，进行一次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去年我们车间来了一批新工人，他们学习认真，工作积极，就是一桩，对节约不大注意。特别是我带的徒弟小李，前天，他手一甩，就丢了这大（比划）一块白铁皮。我批评了他几句，他还有点不乐意，说么事

“我们厂发电机一转，就是成千上万，这巴掌大点嘎白铁皮，算得个么事呢！”我们党委书记高斌同志出了个主意，请来我们的老班长、退休老工人王洪启，对新工人进行路线教育。小李正在检修除渣机，我来告诉他去。

〔班长欲下，小李上。〕

李：班长，听说车间里四点钟开会，还请来了我们的老班长——（记不起）

张：退休老师傅王洪启。

李：噢，是的，是的！

张：小李，你不是在检修除渣机？

李：班长，刚才检修的除渣机，一切都蛮顺利，就是有一颗螺丝钉出了点问题，我扳手一滑，打坏了它两扣牙！

张：你把丝扣再套一下啦？！

李：套扣？那该几淘神、几费力！

张：那你么办呢？

李：我呀，干脆到仓库领了一颗新的！

张：那颗旧的呢？

李：旧的？（想）哦，我在车间里，“扑”的一脚——把它踢到了门角落里，免得你家去扫地！

张：么啦？你把它丢了？

李：班长，这颗把两颗螺丝钉算得么事呢？我看你家也太

小气！

张：你！

李：我？

〔内喊：班长，送风机检修完毕，你来验收吧！〕

张：好，马上就来！小李，我去验收，你先去把王师傅接到会议室休息休息！

李：好！（欲走，转身）喂，班长，我还不认得王师傅咧！

张：嗨！小李，你开口一问，哪个不认得王洪启！

李：喂！（高兴地下）

张：（望背影）好！等验收完了其它设备，专门把他那台除渣机看个仔细！（下）

〔王洪启背着打了补丁但洗得很干净的旧工具包上。〕

王：前年领导上动员我退休，对于党的关怀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！同志们都在劲鼓鼓地干社会主义，我在家里是么样坐得住！恰恰街道上办小学，居委会要我到工宣队里，管管小伢们的思想政治教育。我想，培养革命的接班人，也是我们的责任哟！（抬头见厂门）哟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厂里。（见人，打招呼）老刘！（内答：哎呀，王师傅！你家进来坐一下吧！）好，好，过路一下来，先到处看看去。（进厂，看地上）喂，这宝贝东西是哪个丢的？（俯身去拾旧螺丝钉）

敲锣（小李上。）

李：接人到门口，没看到人往里头走。老班长王洪启，不晓得在哪里！（见王，暗自思忖）喂，这位老师傅没见过面，只怕他就是王洪启（兴冲冲跑上前，仔细一看）不对呀！背个旧包包，还在地下捡东西，嗯！（走近问）老师傅，你家在地下捡么好东西？

王：（站起，打量小李）哦，你是……

李：（神气地）我是检修班的新工人，小李！

王：（笑）呵……，小李，你看这个宝贝丢在地下几可惜哟！

李：（看螺丝钉，失笑）嘻！（旁白）我当是么宝贝东西，说起来是颗锈螺丝钉！（上前）老师傅，这颗螺丝钉是生了锈的，你家要是还要的话，刚才我丢的一颗还在门角落里。

王：么事，你丢了一颗？小李，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哟！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，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”。勤俭节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美德，铺张浪费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恶习。你们青年人要特别警惕，特别注意呵！

李：（旁白）这位老师傅看问题还蛮尖锐咧！（向王）老师傅，你家说的这些话是有道理，不过，请看我们厂，厂房高大，烟囱耸立，机器轰鸣，雄伟阔气，发电机一转，就是成千上万，颗把螺丝钉，值得几分几厘！哟，光顾了跟你家说话，我还要接人哩，你家慢点

忙，慢慢忙。

王：喂，小李，……

李：（向内喊）老刘师傅，你家看没看到老班长王洪启？

（内答：小李呀，刚才跟你讲话的就是王洪启啦！）

王：呵……

李：啊！他就是王洪启？！（上前握手）王师傅，我就是来接你的！（接王）王师傅，我们去会议室休息休息！

王：小李，时间还早呢，刚才我们谈得蛮投机，来，问你一个问题：小李，有个东西它了不起，机器零件中是用得最多的，不管是车床刨床发电机，还是水泵阀门减速器，它若是松了，阀门就要漏气，它若是掉了，设备就可能出问题，你说这是么东西？

李：哦，我晓得，这是螺——丝——钉！

王：对，螺丝钉！喂！小李，螺丝钉是么样来的？

李：（不假思索地）仓库领的啦！

王：呃，仓库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李：五金公司批发的！

王：噢，那五金公司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李：五金公司从哪来的？（想）哦！机械厂生产的！

王：机械厂是么样生产的呢？

李：（旁白）这个王师傅，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！（向王）

那，我在学校学过的：车床车，铣床铣，生产出来是成批的！

王：哦，对，对！小李，那些车床铣床，都是手摇的吧？

李：呃，不，不，不！手摇车床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皇历。

现在呀，都是（天真地作按电钮状）“特——”电带的！

王：哦！是的是的，小李，你再说说看，电是么样来的咧？

李：这个电就是……哎呀！电的生产过程那就复杂得很咧！么事锅炉烧蒸气，冲动汽轮机……我也记不起！一句话，这个电就是我们发电厂发出来的！

王：（总结地）对呀！小李，你看，这一颗螺丝钉，要经过我们电业工人发电，钢铁工人炼钢，机械工人加工，商业部门还要搞供销，来得几不容易！它是我们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呀！

李：（旁白）王师傅提的问题，听起来简单，分析起来还蛮有道理咧！（向王）王师傅，照你家这一分析，一颗螺丝钉来得是不容易，想不到这里头还有我小李的一份力！

王：可是有些人不是这么看的！

李：那他们么样看呢？

王：他们说发电机一转就是成千上万，颗把两颗螺丝钉算得么事呢？

李：王师傅——

王：小李，一颗螺丝钉价值多少？节约一两颗螺丝钉有没有意义？这要看我们的心朝哪里想，这个账是么样算

的！我们工人阶级要站得高，看得远，算账要从七亿人民出发，想问题要想到世界人民三十亿呀！小李，思想出发点的问题，实质是个路线问题呀！

李：哎呀！王师傅，这一颗螺丝钉也值得上纲上线分析，我看，二是二、一是一，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。

王：哦？呵……好，我们发扬民主，先摆摆情况，再具体分析。

李：我先说。刚才我检修除渣机，一切都顺利，就是曲柄上的那颗螺丝出了点问题。

王：（警觉地）曲柄上的螺丝？

李：是呀！我扳手一滑，打坏了它两扣牙，时间紧，任务急，所以我才把它丢了，换了颗新的！

王：那你换的颗什么样的？

李：十六乘八十毫米的！

王：长八十毫米！〔起气氛紧张的音乐。

李：么样呵？

王：不行！螺丝太长，会卡死曲轴，烧毁电动机！

李：（一震）啊！（惊慌地）哎呀！王师傅，这……怎么办呢？

王：（镇定地）什么时候验收启动？

李：大概只有上十分钟了，我去向调度室告……告急！

王：回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！电力是工业的先行官，供电再时间推迟，就会给工农业造成损失。我们工人阶级要

处处顾全革命大局，哪怕还有一分钟，也要全力以赴。

李：那，我去拿工具！

王：我这里有！小李，现在听我指挥！捡回螺丝，迅速修复，抢在验收之前，装上去！

李：好！

王：走！

〔王、李下，张上。〕

张：这个小李，刚才检修他说一切都顺利。等我一检查，曲柄螺丝长了二、三十毫米。我得赶紧配一个合适的换上去！（下）

〔王、李上。〕

李：王师傅，刚才我就是丢在这块的，（发现，拾起）这！（交给王）

王：（观察螺丝）好！小李，准备战斗！

李：哎呀，王师傅，梯子怎么没有看见了呢？

王：（亲切）别慌，沉住气，（看）你看，梯子不是在那里！

〔小李拿人字梯上。〕

王：（从工具包内取出锉刀、扳手）来，小李，我们分分工，你拆下那颗螺丝钉，我来修这颗旧的！好，上去！

李：（接过扳手）噢！（上梯，脚滑了一下。）

王：脚跟站稳哪！（指挥小李上）上一步，站高些！嗯，再

站高些，行！站得高，看得清，膀子挥动起来才有劲哪！

〔音乐中，紧张地抢修。〕

李：哎呀，王师傅，怎么扳不动啊？

王：（上前观察）嗨，你把方向搞错了！

李：啊？当真搞反了！我怎么急糊涂了哩！

王：向左边，用力，再用力，喂，对，对！

李：动了，动了！

王：（双关地）这颗螺丝钉料子还是蛮好的，擦洗擦洗，还会闪闪发光，重新争气！

李：（擦汗）到底是师傅的师傅，该站几高，该朝哪边用力，都讲得清清楚楚，条条在理！（下梯，小李认真地看着王修理）

李：王师傅，这手工工艺能行？

王：行啊！这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嘛！（小李羞愧，欲接过修好的螺丝）让我来吧！

〔王健步登上平台高处，熟练地、有节奏地拧动着。〕

李：（感动地）几好的老班长呵！

〔张拿着一颗赶制的螺丝钉上。〕

张：小李！小李，你第一次单独上阵，也不问一问，就随便把曲柄螺丝换了颗长的！（小李欲言）先莫解释，先莫解释！来，（给螺丝）马上要启动了，快换上去，等

下再听你的！

李：班长，王师傅在这里！

张：啊！王师傅！（上前）哎呀，王师傅，你家站得这么高呀！

王：看你急得这满头大汗的！

张：嗨，早晓得你家在这里，我就不会着这个急呀！

〔内喊：班长，除渣机可以启动了？〕

张：王师傅——

王：启动吧！

张：（向内喊）启动吧，没得问题！

〔三人注视除渣机器启动。音乐效果〕

王：好，我再检查一下。

〔王洪启全神贯注，细听机器运转声响，班长见状十分激动，小李松了口气。班长看见小李，又气又急，但很快克制了自己。〕

张：小李，你是怎么搞的！要不是王师傅来了及时处理，除渣机开动起来就会烧坏电动机呀！

（见小李不语）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！

李：班长，以后我换螺丝钉时注意就是的！

张：小李，不要就事论事，要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问题！

李：（委屈地）唉，说来说去，只怪曲柄螺丝不争气，我扳手碰了它一下，它就——

张：（打断小李）它就不争气，是不是？（恨铁不成钢）你，

——你——你还在原谅自己！

〔王走下梯。〕

王：（拉开班长）看，看，看你这个火爆脾气。

张：王师傅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！他不检查自己，还怪我们的“争气螺丝”不争气！

李：争气螺丝？！

王：（心潮翻腾）小李，这不是普通的除渣机，这是我们的“争气机”。它上面的每一颗螺丝钉都为我们工人阶级争过气呀！

李：争过气？王师傅！

张：来，我们讲给他听听！（起音乐）

王：八年前，我们厂进口的这批除渣机，又老又笨，经常出问题。我和你师傅看在眼里，又气又急，决心打破洋框框，改造这批洋机器，让它多快好省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出把力！可是当时窃踞厂长职务的叛徒姚白奇，推行洋奴哲学、爬行主义，不准我们改造这些洋东西。

张：工人们坚决不同意！王师傅带着我去找他讲道理，姚白奇心怀鬼胎大放冷气，他说……（气愤难言）

李：他说什么？

张：他说：“检修工搞什么革新、创造？简直是自不量力！”他竟然不准我们动用一切设备和机器！

李：（激情地）姚白奇，姚白奇！你锁得住车间和机器，锁